

沈以行 著

工運史鳴辯錄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之一

1.3

工運史鳴辯錄

沈以行著 B 481.9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 吴绍中
特约编辑 程 栋
封面装帧 捷 生

工运史鸣辨录

沈以行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社科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25 插页2 字数168,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书号11299·019 定价1.55元

目 录

三十年工运史研究者的坎坷道路(代序).....	1
一九二七年以前的上海工人运动.....	7
第一讲 党成立以前上海工人阶级的状况.....	7
第二讲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1922年罢工潮中 的上海工人.....	16
第三讲 五卅反帝运动.....	25
第四讲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39
我国工运史上的第一曲凯歌 ——六三罢工探讨	53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阶级基础 —— 1920年上海工运之考察	60
一九二二年高潮中的上海工运状况 ——纪念上海海员大罢工胜利六十周年	69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初步胜利 ——纪念二七大罢工六十周年	88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 ——在上海历史学会 1982年年会上的报告	94
必须从外面向工人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108
为五卅运动史立一道科学之碑.....	112
时局、总罢工与反帝联合阵线 ——纪念五卅运动六十周年	115

关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评价.....	125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间的上海工人运动.....	133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工人运动.....	145
当之无愧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悼念刘少奇同志	173
应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国化.....	177
马克思主义工运指导理论的中国化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180
解放前党在上海的工运工作简况.....	190
〔附录〕 编写《上海工运史》的八点要求.....	218

三十年工运史研究者的坎坷道路

(代序)

解放初，我本是做工会工作的，在华东工会做过党的宣传工作，职工业余教育工作，技术革新工作，工业展览工作……也曾兼任劳动报的总编辑，总之，对于工运史工作并不沾边。1953年秋，党中央派刘长胜同志(已故)出国担任世界工联的领导工作。为了向国外介绍我国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的)的需要，他在上海调集干部加强了工运史料委员会的配备，以便分别产业，进行调查和总结。我也就于该时期调去主持日常工作，从此开始接触工运史，成为半路出家的专业户。屈指算来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刘长胜同志要我们按产业进行总结。他提出能显示上海特点的四个方面的产业如下：

一、市政 包括发电厂、电车、电话等企业。在旧上海，电车又有英商、法商之别。这些企业，凡帝国主义者开辟一处商埠，必有设立，而且往往独资经营，有垄断性质。故其经济地位牢靠，企业状况稳定，有利于职工在那里长期存身，便于积聚力量。同时，因为是洋人举办，往往推行种族歧视政策。工资待遇悬殊，自不消说(邮局里洋人邮务长月薪加各项津贴相当于低级差工一百个月的工资)；连厕所也严格分开，洋人的专用厕所，华人一概不得入内。这就迟早要激起职工的不平与反抗，所以斗争不绝如缕。

二、店员、职员 上海这个大都市，金融贸易发达，商

业繁盛，拥有大量的店、职员队伍，其中属于新式企业的银行、洋行、百货公司约共有6—7万人，旧式商店店员20万人。抗战以来，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新式企业方面，他们人多面广，社会影响大，凡有斗争，如1947年劝工大楼事件，全市震动。

三、邮政 邮政职工在1922年建党，很有革命传统，但自1929年以后，工会长期为国民党分子把持，他们勾结流氓帮会，立社成风，分化职工队伍；又与邮政当局勾通，利用小惠小利，树立起黄色工会的一面旗帜。对这个产业，要总结黄色工会的一套统治术，以及我们对它斗争之得失。

四、教师 这是一支庞大的知识分子队伍，解放后参加教师工会，他们是职工队伍的一部分。他们生活清苦，又拥有知识，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影响，然在行动上，却往往顾虑多端。所以凡是到了教师结队上街，例如1948年夏淮海路上小学教师露宿请愿，那就说明社会危机之甚，已经莫可缓和了。

凡事物必有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抓住这一点，事物的面貌就能生动地显示出来。先按各产业特点总结，再将诸产业加以比较分析，过去工运的共性也就一清二楚了。

除了上述四产业，后来又追加了三个产业：棉纺、机器、卷烟。

在时限上一般是从抗日战争爆发到上海解放为止。有的产业如邮政、法商电车，还可追溯到以前者，则伸展之。后来写成的书稿，一般都略前详后，这说明抗战以后，党的路线方针对头，能逐步积蓄力量，而不像十年内战时耗尽力量的。书稿上的前略后详，正符合这个趋势。

在做法上，大体先找熟悉当年该产业或单位全盘情况的

同志(多半是解放前该系统的党员领导人)作一番回顾,对于该产业地下的情况划分段落,排出有关同志的名单,分段或以重大事件为中心,约请他们一起来座谈,相互回顾印证,以人引事,以事引人,辅之以个别访问和参考书面材料,对于他们所谈内容,加以详尽的记录(那时录音机还未见过,无非是耳听手记),然后整理写成草稿,再经过讨论修订,成为初稿。大约在两年时间里,我们从七个产业方面收集和整理工运史料,共开座谈会274次,参加者940人,访问44人次,执笔者百余人,成稿刊印者27种,160余万字。后来若干产业和工厂写厂史,都是以此为蓝本。曾记得1939年时我们编印过《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成为时代的记录;现在这27种160万字,可以说是解放后的又一次的时代的记录。

我埋头于这项工作,通看了全部稿件,从而能对于上海工运的历史窥到了一点门径,并且得出一条结论:“这是一项带有科学研究性质的工作,必须深入细致地收集资料,在较长时间内日积月累,才能获得一些结果”(1953年12月工作报告)。其时,北京刘大年同志来沪,曾到工运史料委员会访问,我向他谈到上述工作情况。他认为他们那里习惯于从书堆中找材料,而邀集活人座谈以取得大量材料,从实际中取材,这是个新问题,开辟了新途径。

可是好景不长,我们的工作还来不及进一步开展,运动来了。从批判“胡风集团”开始,继之以肃反审干,接下来反右派,反右倾,一直闹到1958年。运动一来,人心晃荡,加以无休止地开会,工运史料工作无形之中就此停顿了。1958年,还专门刮了一次针对工会的风,叫做“工会整风”,目标是整“工会离党闹独立性”。这一来,工会连地下斗争也不敢

再谈，上海总工会随即把工运史料委员会这个机构也撤掉，人员另作安排。那时正值市内筹办革命历史纪念馆，在市委党校办公，我和一批同志就调去参加征集文物、编写提纲等筹办工作。

筹办工作搞了一年。陈列内容也分段拟了稿，文物也差不多征集齐全，馆址模型也设计了多种，还拆掉了渔阳里东侧一大片房子（也就是现在报纸上常提到的闲置多年的淮海路上一块宝地）。结果当时市委最高领导人一句话，他说：“北京已经有了革命历史纪念馆，上海还搞它干什么？！”就此作罢，前功尽弃。这真是典型的一言堂哩！

此际我受聘到华东师大历史系和复旦大学历史系为高年级学生开工运史选修课。我在工会时，曾经为市工人文化宫设计了上海工运史的陈列，由此而接待外宾。那时我们已经按时期来叙述工运史的过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四个历史时期大体不动，但根据上海情况，第一时期到四·一二结束。第二时期以九·一八为线划分为前后两段，而一二·九运动到八·一三又增为一段，改变了当时流行的按党史教材中三次路线为经纬的叙述法。抗日战争时期从八·一三到11月国军撤退为一段，孤岛时期为一段，日本占领租界后又作一段。解放战争时期以1946年6月以前为民主运动阶段，6月至1948年8月为反内战开辟第二战线阶段，8月哈尔滨六次劳大以后为护厂迎接解放阶段。这种划分也无书本可作根据，只是根据史实发展过程中矛盾演变的阶段性来处理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

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我觉得工运史的划分阶段就应作如是观。例如护厂斗争的准备，六次劳大早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号召，且已传到上海，故就以六次劳大为划分之界线。

至于若干理论性问题的探讨，如对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我曾经三易其论点，开始认为五四运动已经转变；继之认为党的成立是转变的标志；最后研究了1922年间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工人运动结合的过程，重读了刘少奇同志的有关论述，才明确自党的成立至二七罢工，是转变的过程，而二七罢工则完成了这个转变。关键在于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使其觉悟化。这一问题的改变观点，实际上也可看做自己从流行的左的倾向中逐步摆脱出来。又如马克思主义工运指导理论之中国化，我是在比较了十年内战时期的工运和抗战以后的状况，重读了毛泽东同志《战争与战略问题》等论著，才明确十年内战时期因袭西方城市起义之道路，因其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失败；抗战以后认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取胜之道，分清了城乡、进退、主次诸关系，工运才能配合农村军队斗争而获胜。于是写出了“中国化”一论文。凡此，皆不能自缚于一隅，而必须开阔视野，比较其特征，才能把握问题的实质。在本集拙文中论述的问题，在我虽自以为是成立，但毕竟还有待于有志者来共同探讨。我把书名定为鸣辨录，就在于表明我亦鸣而辨之之意。

1961年，我调来历史研究所，以为是得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可以安心研究工运史。不料一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忙乱于会议和日常行政事务之中，连看书的时间也很少，研究置于荒芜。加以自1963年，又刮起风来。那时候说：“风，起于青

革之末”，“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后面一句话据说是《红楼梦》中林黛玉讲的，而前面这句话就叫你随时注意倾向。这三年，逢春必刮东风，批判资产阶级，继而就批判党内的右倾，其实那时左倾思潮占上风，人心不定，何以搞学问。那时矛头所指，根本问题是“理论脱离实际”，于是在1965年，索性倾巢而出，大家都下乡去搞四清运动了，只剩下大门口三棵古银杏挺立在那里看门。

接下来就是文化大革命。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像我辈这类人所受的苦处，真是一言难尽了。对于工运史，我只好洗手不干。现在巴金同志在报上提出办一个文革博物馆，我是很赞成的。无论是当时得意的人，还是受苦的人，都不要因为时过境迁而忘了这场历时十年多的民族灾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出现了风调雨顺的景象。现在也刮风，叫改革之风，那和以前不一样，不以整人为目的，而是鼓励我们搞专业。因之，工运史的研究也苏生了。值此建所三十周年之际，我就选择拙作16篇，印为一集，广求指教；并叙三十年坎坷之路，以策今后，是为代序。拙文有在当时分别发表者，内容乃有雷同处，并此声明。

1986年8月

一九二七年以前的上海工人运动

〔前记〕 1958年春，一批日本朋友来到上海总工会。他们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的士兵，在作战中被我八路军俘获。经过我们一段时间做工作和进行教育，他们的立场有所改变，参加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到过延安，后来在东北等地一直逗留到1958年回国。回国前，他们到各地参观人民中国的新面貌。为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他们要求上海总工会介绍上海工人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受命向他们讲述上海工人运动的简史。还没有讲完，他们就回日本去了。以下的四讲是当时的记录稿。

第一讲 党成立以前上海工人阶级的状况

一、阶级队伍的形成

上海工人阶级是从这样三个方面来组成自己的队伍：

（一）帝国主义所办的工厂企业。帝国主义在上海设立企业是很早的，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就开辟为商埠，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很早就在上海开设工厂，1853年时上海已经有了新式的船坞，这是一个近代化的企业，为什么外国人首先要搞船厂呢？因为上海自从开辟为商埠以后，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据点，来往的船只很多，一定要有一个修船的地方。

后来又设立了一些市政企业，如电灯、电车、电话等。上海既然已经作为一个商埠，那一定要有这些设备，这些企业差不多都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建立起来的。

日本资本到上海来是比较迟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轻工业方面，外国人主要投资在棉纺织业和烟草工业，开办些纱厂和香烟厂。这些都是现代化的工业，就在这些企业中产生了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

(二)清朝官僚在洋务运动时期所办企业。清朝政府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后，也想学一套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东西，就搞了洋务运动。这个运动没有什么结果，不过在这期间也开了一些工厂，其中主要的就是一个江南造船厂，另外一个就是轮船招商局。在这些企业里，也有了一些比较早的产业工人。

(三)中国民族资本家所办的一些工厂。这些厂的兴起是比较迟的，差不多在十九世纪末才开始，较早举办的是商务印书馆，这个企业后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什么呢？因为其他一些企业，外国资本都已在上海设厂，而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一些教科书，都是中国书，外国人不能搞，因此它就没有一个外国竞争者，所以企业发展得很快。此外，中国的纱厂、香烟厂也开了一些，如南洋烟厂、申新系统的纱厂和面粉厂，这些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设立起来的。在这里也有了一批产业工人。

从以上这些情况中，就可以看到民族资本家只有三分之一的天下，另外两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资本，三者之间

互有矛盾，而无产阶级的队伍在三方面都有，且利害一致。帝国主义办的企业比中国资产阶级办的要早，所以毛主席讲：中国的无产阶级资格比民族资产阶级要老一些，社会基础也要广一些。这也说明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跟资产阶级比较，和外国有不同的地方。西方国家和日本的无产阶级是和资产阶级同时成长的，这些国家是资产阶级占了优势。中国的情况不同，无产阶级队伍的成长要比资产阶级早，面也广，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比资产阶级要强大，这是由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

上海最早的工厂是帝国主义来开的，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所以他们办的工厂已经有了高度的集中，在上海所办的一些厂的规模也是大型的，办的纱厂总是有1—2千人，或是3—4千人，几十个人的工厂是没有的。所以上海的一些工厂中的工人队伍的集中性是比较高的。据1920年调查，上海工人当时一共有58万，其中工厂工人在24.5万以上，手工业工人有21万，运输业工人12万。工厂工人24.5万人中，有15万人都在500人以上的大厂里工作，比较集中。工人阶级的队伍愈是集中，愈容易组织起来，愈容易受到好的锻炼。在集中的工厂系统中，命运相同，甘苦与共，阶级感情一致，故容易组织，容易发动斗争。苏联在十月革命时，500人以上的工厂工人数占工厂工人的54%，斯大林那时说俄国的工人已经相当集中，为十月革命准备了条件。当然我们那时工人的集中性并不是已经超过了十月革命时的俄国，从上海来讲，工人的集中性是高，但是从全国来讲，工人的集中性不平衡，这也说明上海工人在中国工人运动中所表现的一个突出的作用。

二、工人斗争的传统

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的势力统治着上海，因此，上海人民、上海工人的反帝运动是有它的传统。我们查了一查资料，看到很早就有这样几件斗争：

1897年时，有过小车夫的罢工斗争，当时在上海有五千个小车夫（小车，即独轮推车，有个雅号叫一轮明月，是运货和女工上下班的交通工具）。因为工部局要加他们的捐钱，由原来每月40枚铜元加到每月80枚铜元，这样就发生了小车夫的罢工，甚至和工部局的巡捕和外国兵打了起来，结果虽然一些小车夫被打死了，但是工部局不得不把加捐的事情暂为推迟。

1905年，在工厂中也发生过罢工，这是上海工厂工人最早的罢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海员、纱厂、人力车夫等的罢工。

1919年五四运动时，罢工的规模更大、差不多有六、七万人参加，而且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1920年时，发生的罢工集中在5月至7月，原因是米价高涨，每石米涨到10元以上，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接连着发生了很多次罢工。当时罢工带有很大的自发性，还没有统一的领导，工人的组织往往受“行帮”的影响。“行帮”是一种封建性的组织，每个“帮”都供一种神，这个神就是他们这个行业的象征，如木匠这个行业，他们供的神是鲁班，他们的公所也是设在鲁班殿内。1920年时，他们发动了罢工，而且斗争也很激烈，但是还不能摆脱“鲁班”的影响。如他们发现谁不参加罢工，就把他抓了起来，把他的生产工具没收，再把他拖到鲁班殿上，点上一根香，叫他跪在那里，等香点完，才让

他离开。矛盾的是近代式的罢工而是要到封建性的鲁班殿上去解决问题，但是这件事又很合乎逻辑，因为一种近代式的组织还没有产生出来。

在工厂里罢工是没有什么神的，但也有一种原始的做法，罢工以后，工人把工厂里的东西破坏，如1920年时，在杨树浦几个日本纱厂的罢工中，工人就把厂里的玻璃窗、电灯泡等都打坏了，这是在工人运动初期时常常发生的事情。因为工人在厂里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又不了解怎样去组织自己的队伍，来和资本家进行斗争，只知道工厂对他是一种束缚，就对工厂进行破坏。这说明他们需要加以引导。

1920年初，曾产生工人自己的组织——药业友谊联合会，这是一批中药店的店员所组织的。这些店员一共有四千人的样子，在1920年1月里提出要求增加工资，发生了罢工。他们所采取的方式也是比较有趣的。有一个地方叫做药王庙，在那里，他们供了一个神，所有中药店参加罢工的人都到那里去集合，然后每人拿了一根香，到上海县知事那里去请愿，要求老板增加工钱。这个县知事倒是帮了工人的忙，告诉了所有中药店的老板，说应该增加店员的工资，店员提出每人每月增加3元，县知事说是可增加1元5角，因为是县知事说的话，所以药店主都不敢违抗，每人每月加到1元5角。他们的罢工就得到了胜利。接着就成立了药业友谊联合会。这说明工人阶级的斗争已经开始了，但是缺乏政治上的组织和领导，因此，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是有它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的。

三、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是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后才传到中国来的，最

早的传播者是李大钊，他开始在报纸上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歌颂无产阶级的胜利，歌颂布尔什维克的胜利。1920年时，各个地方如北京、上海、汉口、广州都有共产主义小组，其中上海小组是比较活跃的，在1920年5月就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到1920年下半年时活动更多了，一方面进行一些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办了一个刊物叫“共产党”，出过6期，另外，共产主义小组里的知识分子办了两种给工人看的刊物，一种叫“劳动界”，一种叫“上海伙友”，在这两种刊物上，知识分子向工人进行了一些阶级教育。例如在《劳动界》中的宣传，内容大概分这样几方面：

首先就是暴露劳动者的痛苦，有很多文章都是暴露和呼吁工人生活的痛苦，工人吃不饱、穿不暖，工厂里的工作苦得很。

进一步再作一些社会对比，有钱的人生活怎么好，工人的生活怎么苦，如工人在6月里也得在火炉旁边炼铁，但是有钱的人，就可以在家里开了电风扇，吃吃冰淇淋，嘴里还要叫热。用这样对比的方法来启发工人看到整个社会是不平等的，感到他们受苦是由于别人在享乐，别人的享受是建筑在他们的吃苦上面。

然后，再进一步来讲一些剥削的道理，告诉工人假如你在工厂里每天生产1元，但你只能拿到3角钱，还有7角钱给资本家拿去了。而且举了一些事实来加以说明。如在浴室里做擦背的人，客人每次付给他10个铜板，事实上他只拿到3个，老板拿了7个。为什么老板不做事情能够拿7个铜板，而工人劳动了却只拿3个铜板，然后告诉工人：这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就可剥削工人。